

人生几多华容道

■王兆贵

千秋忠义“节度”知

■张翼

京剧有一出保留剧目叫《华容道》，取材于《三国演义》第五十回。话说赤壁一战，曹军大败，一行人来到华容道，原以为有了喘息之机，孰料诸葛亮预谋在先，派关羽在这里布下埋伏。战前，关羽曾立下活捉曹操的军令状，可他一向秉持忠义，架不住曹操一再提起往日交情，这才放走了曹操。

如今有句流行语说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欠下的总是要还的。华容道上演的一幕，算是比较典型的还人情了。想当年，刘备战败，关羽兵困下邳，又不知刘备下落。为保护刘备夫人，身陷曹营达半年之久。曹操爱才心切，答应关羽提出的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的三条要求，权且封他为汉寿亭侯，给予极高礼遇。关羽得到刘备消息后，过五关斩六将杀出曹营，最终回到刘备身边。

对关羽私自放走曹操这件事，史学界一直持有不同看法，说到底还是团体利益与个人交情孰轻孰重的问题。无论怎么说，两军交战你死我活，容不下个人恩怨，私自放走敌对阵营的首领就是大错，我们不能以维护关羽的传统形象为由，对其行为辩护。

有人说，讲人情是旧时代人际关系的遗存，可现实告诉我们，进入经济与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后，人情交易仍然是普遍现象，处处都有人情纽带，事事都有人情链接。值得深思的是，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讲交情、通款曲这件事从来就不限于伦理范畴，而是渗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，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润滑剂。

就个体而言，切断人情往来，绝世而独立，肯定行不通，但也要区分场合、对象和情理，是当情与理矛盾发生时，必须权衡利害，守住底线，不可放弃原则，一味地投合世俗。

人情的存续通常可分三类。一是友情为重的旧交。这类人情相对比较清纯，是多年来交往的累积，较少功利纠葛，或可成为世交，除非时过境迁，一般不会中断，但却会止于两代，能延续到第三代就很难了。普通的旧交通常是老同事、老搭档、老朋友、老战友、老邻居。老同事、老搭档有退休的时候，老同学、老战友有离别的时候，老邻居除非乔迁，会一直相伴。由于是多年结下的情谊，比起亲戚来往还要密切，所谓“远亲不如近邻”。只要有空闲，就会一起喝喝茶，聊聊天，打牌。如今，居住环境随着乔迁而改变，往日那种老邻居却不见了。同住一栋楼，相见不相识，不要说往来互动，就连打招呼都省了，所谓“不要和陌生人说话”。

第二种是感恩念恩产生的回报。这种类型虽不多见，但却很真诚。施恩的一方即便不求回报，感恩的一方也会矢志不忘。所谓“大恩不言谢”，不是不想谢，而是没有谢恩的本钱和能力，只能铭刻在心。即便临近终老之时，也要嘱咐子孙后代，一旦有了出头之日，就要报答人家的大恩大德。报恩尽管与还人情相类，但也略有不同。恩情是在急人之难、纾人之困乃至患难中结下的，人情则寻常可见。

第三种是有求于人的利益输送。现代社会与小农经济时期的最大不同是，社会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，自然人上升为公民，与外界的联系非常紧密，谁都不能自给自足，但凡出门办事，都要有求于人，连孩子上幼儿园都要托人，万事不求人是不可能的。求人办事总要疏通关节，或事前打点，或事后礼敬。经济能力有大小，心意总要表达。拿不出高档礼品，送点土特产也说得过去。圣人尚且信奉“来而不往非礼也”，何况凡人乎？

就拿请客来说，主人在发出邀请之前，以及开席时安排座位次序，也是颇为踌躇的，弄得不好，花钱是小事，得罪人就划不来了。梁实秋说，首先要考虑的是请什么人。主客当然早已内定，陪客的甄选却大费思量……眼睛生在眉毛上边的官场中人，吃不饱饿不死的教书匠，一身铜臭的大腹贾，小头锐面的浮华少年，若是聚在一张桌上吃饭，便有些像是鸡兔同笼，非常勉强。因此主人很纠结，殷勤了这位，怠慢了那位，想找一些大家都有兴趣的话题亦非易事。社恐症与心理素质有关，而社交的复杂性也会让人望而却步。

在民间，走后门、拉关系，请客吃饭，不过是意思意思而已，到了商界，公关已成为重要的经营策略和手段，利益输送的现象也就更为普遍。诚然，契约观念的兴起，使得商界通行规则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市场经济越是发达的地方，人情经济越没有市场，但对普通百姓来说，人情债仍是一个绕不过的坎。在利益交换通行的背景下，说“人情大于天”并不为过。

可叹的是，当人情变成了“债务”，我们沦为情义的奴隶，麻烦就不限于物质层面了，而是一种精神负担。人们在为生计奔波的同时，还要被人情裹挟，循环往复，没完没了，要按下暂停键很难，因为亏欠的心理压力大于赠送，不还不快。提倡用“礼金互免”的方式会友，当是好主意，可有多少人能做到呢？

礼尚往来自古有之，凡人在所难免，所谓“礼多人不怪”。普通人情不必过于刻意，礼数到了即可。但是，不是所有的送礼行为都属于人情。撇开行贿不谈，有些送礼行为尽管也有情分在里边，但更多的是因为您有人家用得着的时候。一旦您没了利用价值，“门前冷落车马稀”是必然的。在您失去了利用价值之后，人家依然诚心与您交往，那就称得上“老铁”了。

《水浒传》第七十八回，“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”，高太尉举荐合兵清剿八百里水泊梁山的十个节度使，其中有一位是江夏、零陵节度使杨温。从两湖之地奔赴齐鲁大地，并不容易，也不像我们今天想象得那么困难。遥想唐僖宗、唐昭宗之后“藩镇强、武夫得志”时代不可一世、席卷天下的节度使，再看看此时的十大节度使，跟着高太尉浩浩荡荡没多久又灰头土脸吭哧相，着实让人感慨。

唐睿宗景云元年（710年），任命幽州镇守使节度使薛讷，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。司马光认为，节度使之名即从薛讷开始。薛讷是唐名将薛仁贵的长子，字慎言，比“莫言”要更难。不得不说，又不得全说，很难。当然是玩笑，薛讷本人确是一位拙于言辞的军事大才。

自唐太宗之后，薛家四代名将辈出、文武全才，按欧阳修的说法，薛仁贵之后第四代薛平，即“可以为三军之帅，可以理千乘之赋”，堪称干才全才，唐朝是重视人才的。

薛家将的名号也是因为受到“家代名将”“邦加老臣”一类最高褒奖而流传于世的。至于薛丁山、樊梨花、薛刚、纪鸾英等民间戏曲和评书传奇中的人物，则近乎纯属虚构、穿凿附会、捕风捉影。大唐王朝的薛家将之后，才有两宋的杨家将和岳家将故事，也是戏曲舞台和评书小说中穿凿描摹得多，人物真真假假、情节虚虚实实，演员的唱念做打惟妙惟肖，观众的情绪则爱憎分明。

节度使作为唐代藩镇官名，到了重文抑武的宋朝，虽然名儿依然存在，但已没有具体职权，更像是额外挂街的荣休待遇，授予功勋元老和退休的宰相，宰相、枢密使到地方担任州府长官的，也挂节度使的衔，专有名词叫做“使相”。

中国古代正统王朝从来没有设置过宰相一职，李斯是丞相，萧何是相国，曹操是丞相，王导、桓温也是丞相，长孙无忌是尚书右仆

射、中书令，房玄龄是尚书左仆射、中书令，杜如晦是尚书右仆射，“黄袍加身”的重要谋主赵普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被秦桧排挤出京并郁郁而终的范宗尹，在30岁担任宰相之职，任命文书上的官称是“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营使”。脱胎是当了10年中书右丞相，因病歇了几年之后又担任中书左丞相，一年后再担任中书右丞相，张廷玉是总理事务大臣、保和殿大学士、军机大臣……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叫顺嘴之后，约定俗成的口头语也都不大较真。

出将入相、文武双全是许多文人士大夫和武将军的梦想。在北宋，似乎文人大器晚成练好了“武功”的更骄傲，宰相加个武官头衔，就光荣得很。大名鼎鼎的一代名相文彦博，就是以太师充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而光荣退休的，另一位同样“鼎鼎大名”的左仆射蔡京，也兼着安远军节度使；至于“武人”像岳飞那样既能搞好自己的专业上阵杀敌，又能跨界吟诗作词琴棋书画、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，就受到普遍的排挤。

从文彦博到欧阳修这样级别的大文豪，可是没少向上写奏章、打小报告，给当时为数不多的“战神”狄青贴了不少莫须有而难洗净的负面标签，早在岳飞之前就上演了相似的时代悲剧。南宋之后，功臣为军事统帅的，还有兼两镇、三镇节度使的。比如，韩世忠兼镇南、武安、宁国节度使，张浚兼静江、宁武、静海节度使，请注意此“张浚”并非陷害岳飞的那位“张俊”。岳飞也曾因为赫赫军功而先后担任清远军节度使，镇宁、崇信军节度，武胜、定国军节度使。

在明代人们口头传说的杨家将中，杨温是杨令公的孙子，杨重立的儿子，有诨名叫做“拦路虎”。《水浒传》不少情节，都是来源于之前已经在茶馆酒楼书场里流传稳固的口头文学，卢俊义上梁山的故事和拦路虎杨温的传说很像，鲁智深则和民间传说中的杨五郎一样，都是出家五台山，杨志则在书中开门见山，“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，五侯杨令公之孙”。自古忠贞为国、虔诚为民的，都活在史册里、活在人们心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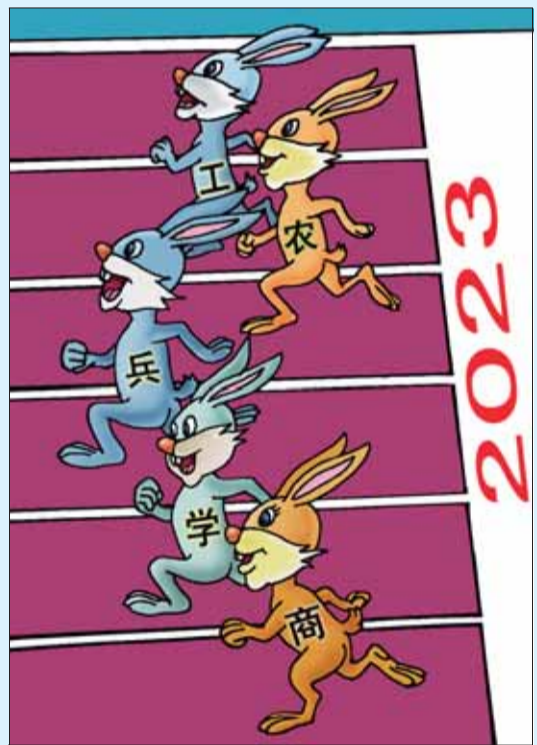
别离 ■郝延鹏



奋跃而上 ■蒋跃新



加速复苏 ■王琪



“兔”飞猛进 ■乔维



上门招工 ■于海林



宠 ■赵玉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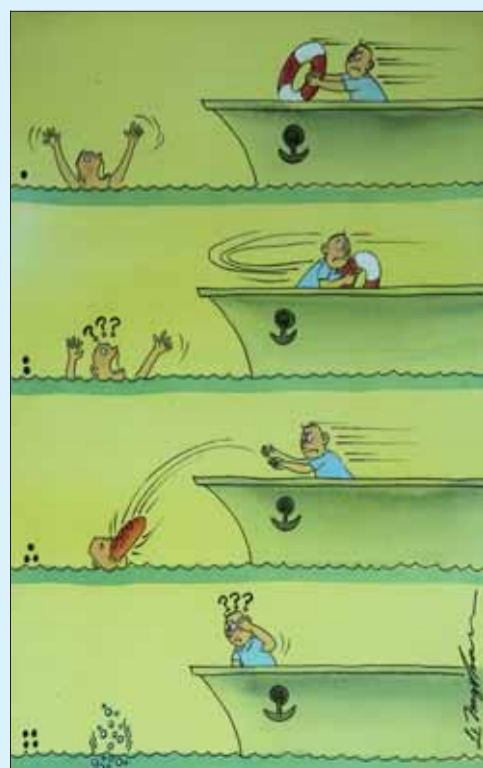
爱有多难 ■韦荣景



“网”打尽 ■刘志永



扶摇直上 ■王真



理解有误 ■李景山



啃老 ■巫德华



过去……现在…… ■鲁楠

漫画天地
投稿邮箱: 1169447255@qq.com